

樂

徐卓呆著

朱風竹





樂

第一集目次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高僧妙語乞丐勝常人……………女僕貪心廚房多冷飯 |
| 第二回 | 貧婦愁窮夢中踢行灶……………富翁讀畫嘴裏嚼香烟 |
| 第三回 | 殷勤款客不褲而裙……………勉強學人釣魚落水 |
| 第四回 | 薄粥一餐貧兒放溺……………空庭雙影處女談經 |
| 第五回 | 一紙何來商諸姊姊……………三年不育氣煞婆婆 |
| 第六回 | 慈母放生釣者樂……………觀音送子老人歡 |
| 第七回 | 阿姊觸機移花接木……………舅爺作伐戶對門當 |
| 第八回 | 洩妙計永留赤子……………發怪論願做烏龜 |
| 第九回 | 一紙書來錢翁尿遁……………雙槍夜襲秦老魂飛 |
| 第十回 | 俠客大名似曾相識……………舅爺脾氣亦應先知 |



樂

徐卓呆著

第一回 高僧妙語乞丐勝常人 女僕貪心廚房多冷飯

話說從前有一位高僧。常常對着人家說道。你們見了乞丐。必須要敬重他。人家突然聽了此話。未免奇怪起來。要請問他爲什麼理由。把最下賤的乞丐要敬重呢。那位高僧說明道。他窮到飯也無處去吃。他竟不去做盜賊。情願向人家求乞。不是很應當敬重他麼。但是這一位高僧的說話。雖是很有充足的理由。不過一般聽的人。都不能夠入耳。他們以爲無論如何。乞丐總是最下賤的東西。時不問古今。地不論中外。無有不把乞丐當做人類社會的最低一級看待的。所以決沒有人會看得起他。一般人的對於乞丐很看不起的原因。大概有兩種。在無智識的人看來。以爲乞



丐是最窮的人。現在的世界。當然是金錢世界。見了有錢人。自然應當趨奉。見了貧苦人。自然應當勢利。何況乞丐是貧苦人中最貧苦的人。所以就是當着他面。罵他幾句。也不好算過度。一班有智識的人。見解就不同一點。他們完全不從物質上立腳。以爲好好一個四肢完全耳目無病的人。他會做到乞丐。一定是他自己墮落下來。如果是一個勤儉的人。斷不致一些職業也找不到。所以可以說全世界的人。除了那位主張獨異的高僧外。別說敬重。竟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乞丐的。世上雖是很多人對於乞丐肯拿出錢或是飯來施給他們。然而這只好說是可憐乞丐。並不是敬重乞丐。而且他們的捨錢施飯。目的往往在要替自己修福。並不是對於乞丐有所感動。不過把乞丐做一個他們替自己修福的工具罷了。這世上可以與那位高僧表同情的。只有一個人。就是在下的。爲什麼



緣故呢。因爲我這一部小說的主人公。便是一位乞丐。這位乞丐。雖是外表面與普通的乞丐絲毫無二。白天擎着鉢頭。沿門求乞。晚上在破廟裏睡覺。講到他的實際。却是實實在在。有足以令人敬重的地方。就是方才所說的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兩種。叫人家瞧不起的原因。他都沒有。說他窮呢。他天天向人家討了飯。討了錢。擎來活命。當然是窮的了。然而他的手裏。竟常會有數百數千數萬的金錢出入。雖不是他自己的。他經手的款子。着實不少。而且他每次經手。總是清清楚楚。斷沒有取扣頭擎康密兒揩油等等惡習。真不過是東首接來西首去。他窮雖窮。實在不喜歡金錢。因爲他不喜歡。才做乞丐的。倘使他喜歡金錢。也大可以不做乞丐了。至於精神方面。說他墮落。說他懶惰。倒也是似是而非。爲什麼呢。他少爺不做。自願做乞丐。也總算是墮落了。他不去做工。喜歡吃現成飯。每天



討了兩三碗冷飯。見足以果腹。便吃飽了肚子。在山門口睡覺。不過在人
家看不見的地方。他對於社會。有很大的功勞。他吃了千家飯。很肯替社
會上服務。講他的地位。實在和做官的一樣。我們平心而論。他竟比做官
的要高出幾百倍來。做官的做了一年半載官。家裏沒有洋房。沒有姨太
太。便是飯桶官。這位乞丐。他雖是熱心。爲社會服務。他做了六七年的乞
丐。依然只有一個破鉢頭。一身白虱。比着洋房和姨太太。實在很不慚愧。
而且他的服務社會。完全在腹中活動。一點不給人家曉得。這也是普通
人所及不到他的地方。在下的說了半天。還沒把這一位了不得的乞丐
的姓名介紹出來咧。此人姓樂。名叫樂樂。這三個字一樣寫法。放在一起。
人家念起來。必定念做洛洛洛的聲音。這就難聽了。他另外有一個念法。
他姓樂。就是歡樂之樂。乃是入聲藥韻。可以念作洛字的聲音。他的名兒



叫樂樂。上一字。應當讀做效。就是仁者樂山。智者樂水的樂字。是去聲。效韻。第二字聲音。又是不同。要讀做欲。就是音樂之樂。乃入聲。覺韻。他不是古時樂毅的子孫。乃是繡襦記裏樂道德的子孫。所以這三個樂字。不能念做洛洛洛一樣的聲音。要分出三個音來念。洛效欲。但是樂樂樂自從做了乞丐。在彌陀寺的四金剛旁邊打了公館以後。就用不着這種整整齊齊的姓名。大家都叫他老樂。他就把老樂兩字。做了他現在的名兒了。這位老樂。他並不是生下來就做乞丐的。他也有相當的財產。他在七歲的時候。父親一死。第二年。母親也相繼去世。由他的叔父領了他去撫養。叔父和嬸母。都很虐待他。也不給他好好的去入學。只是叫他在叔父開的店裏去做雜務。叔父替老樂管理着財產。就拏來運用到自己的商業上去。叔父本來開一小小的藥店。後來將老樂的財產放下去。便大大擴



充。開了兩家大藥鋪了。叔父自己的兒子。吃也吃得好。穿也穿得好。還要送到學校中去念書。老樂和店中學徒一同吃飯。身上只穿些破舊的衣服。天天還要幫着做事。幸虧老樂的母舅。再三向他叔父說了。才送老樂去讀書。那時他已經是十三歲了。讀了三年書。叔父就叫他退了學。仍舊在店中做事。他二十歲的時候。母舅又向他叔父要求。要替他完婚。因爲老樂曾經由他父親配過親的了。他叔父沒法。只得很簡單的替老樂結婚。娶來的那位新娘子。和老樂倒也很親愛。不料半年之後。那位新夫人忽然病了一病三年。叔父嫡母。肆意虐待。老樂當然更難受。總希望妻子病愈之後。望母舅要求叔父與他們分居。那知天不從人願。新夫人在第四年冬天死了。老樂唯一的愛侶。被老天奪了去。差不多已經看破一切了。不料隔了三個月。他母舅又去世了。母舅一死。叔父無所忌憚。便放出



他的手段來了。他向官廳去控告老樂。說他是土匪的書記。并且造了幾個圖章。雖沒十二分證據。老樂倒也吃了三年官司。到老樂從監牢裏出來。方知叔父已將他的財產盡行變賣。店也盤了給人。不知往那裏去了。老樂一想。吞沒我財產。倒是小事。一時沒有吃飯之處。却很爲難的。再一想。不妨。我雖沒有學問。沒有本領。不能去找什麼職業來做。然而我可以勞動。我雖不會做工廠中的工。我去向朋友借一點錢。做做小生意。總也可以活命了。所以即忙去找幾個從前的朋友。不料他的幾位朋友。從前因爲曉得他是有財產的人。很和他要好。現在見他財產也沒有。家庭也沒有。而且爲了土匪的事吃過官司。那裏還肯來理他。有的推託自己沒有錢。可以借出來。有的竟避面不見。老樂知道世態炎涼。朋友是不可靠了。朋友既不可靠。那末借本錢做小生意的計劃。只好根本推翻。那末叫



我一個人怎麼活命呢。他又想。我既不能做一個小商人。只好退一步去做一個工人罷。工人只要會勞動。用不着資本的。自然容易入手。那些工廠中要些專門技能的工人。我是外行。當然不敢嘗試。只好揀一件最普通的勞動工作做做。他左思右想。覺得還是拉人力車最爲便利。於是他就立志去拉人力車。他也並不覺得難爲情。自己從前雖是一個有產階級的人。現在覺得勞動家自食其力。也是極神聖的職業。所以他毅然決然的去拉人力車了。好容易託一個熟人。介紹到人力車公司中去。但是那公司中必須有保人。老樂爲了這保人。又懊惱了兩三天。那一班勢利的朋友。我現在自己去拉人力車了。當然更沒有什麼面孔去央求他們做保人。然而朋友以外。竟沒有人了。不是幾乎要把他急死麼。後來被他想起一個人來了。此人姓關名阿全。是他母舅的老鄉鄰。一向開老虎灶



的平日爲人。倒也很熱心。老樂暗想他若能答應。我就不致餓死了。過去與他一商量。阿全立刻答應。卽忙陪了老樂。一仝到人力車行中。擔任做保。老樂一拉人力車。倒也很巴結。自己養活自己一個人。每月還可以盈餘這麼一二元。他拉了八九個月車子。有一天。拉着一個男子。到了門口。此人一跳下車。就往裏面去了。車錢只管不掣出來。老樂坐在門外等候了一點鐘光景。實在忍不住了。趕到裏面去討。此人才把車錢付給老樂。老樂回到門口一看。不好了。車子不見了。他租來的一輛人力車。被人偷去了。他這一急。真急得魂飛天外。好容易天天租了這一輛人力車。可以靠他活命。現在車子失去了。一面要賠償車子。一面我的飯碗就此打破。我第一輛車子賠不出。那裏會有第二輛車子肯租給我呢。他曉得要連累關阿全了。卽忙趕到阿全處去。說明了理由。把自己積下來的十七元



大洋。一起交給他。說不曉得這一輛車子要賠多少錢。還缺多少。請你墊一墊。我將來必定能够還你。不過現在要我拏出一筆躉款來。是沒有這力量的。關阿全聽了。倒也很爽快。便一口應承了。老樂把車子的問題一解決。現在生意也沒有了。積蓄也沒有了。今天晚上。不能再住到小客棧裏去了。今天的晚飯。就沒有着落了。這怎麼辦呢。他一壁想。一壁走。不知不覺。走到了彌陀寺門前。他走得也力乏了。便在寺門口的階沿上坐坐。他又想了一回。仍舊沒有辦法。後來他精神疲倦。竟睡着了。等他醒來。只見滿天星斗。已到夜裏了。雖不知道確實的時候。大約是黃昏時分。他因著滿腔心事。肚子也不覺得飢餓。一頓夜飯。就此省掉了。他暗想。這裏石階上睡睡。倒也不差。不要花錢。比小客棧裏經濟得多。他再回頭看看兩扇山門。早已破爛得不能關了。又想那末何必宿在露天。大可以到裏面



方磚地上去。躺啊。他打定主意。見彌陀佛前面木拜墊。已不知去向。就縮在四金剛的面前。方磚上睡罷。比着外面。可避寒風冷露。舒服極了。他第二次再睡。直睡到明天早晨。肚子裏一陣難過。把他驚醒了。這難過。並非病痛。却是飢餓。他一坐起來。便要想對付這肚子。那末。拏什麼東西吃下去呢。他即忙走出彌陀寺來。信步亂走。經過一家饅頭店。只見一蒸籠熱氣騰騰的饅頭。擺在店門口。看得老樂饑涎欲滴。十分難受。只得腳裏緊一步。趕快走過這饅頭店。他不敢再走大街。轉一個灣。向小街上走了。他實在走不動。兩條腿那裏有力量呢。他走到一家人家的後門口。望進去。便是一間小小的廚房。一個女僕。正在那裏要洗鍋子。把昨夜的隔夜飯。正從鍋子中剗出來。放在一只大碗裏。老樂爲着腳裏無力。姑且立定了。對那女僕看着。那女僕忽然回頭對老樂一看。說道。你過來啊。老樂莫名。



其妙。當真依着她走上兩三步。那女僕便拏了那一大碗隔夜冷飯。又對他說道。你的鉢頭呢。老樂明白了。原來她當我是一個乞丐。心中不免有些不快。再一想。我現在肚子餓得要死。她現現成成拏一大飯碗給我吃。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隨便她當我乞丐也罷。當我貧民也罷。不妨吃了再說。他想定主意。就伸手過去接她的碗。口中答道。我是沒有鉢頭的。那女僕卽道。你這討飯的。怎麼連鉢頭也窮掉了。沒有鉢頭。怎麼可以討飯。說罷。她把手中的飯碗對桌子上一擺。又道。這只碗。那裏可以給你。我來送你一只鉢頭罷。她說着。就在桌子底下。尋出一只小鉢頭來。把一大碗冷飯。盡行倒入鉢頭之中。然後授給老樂。老樂正在餓得性命交關之時。得了一鉢頭冷飯。就此坐在那一家人家後門口的石階上。大嚼起來。雖是有飯無菜。也覺得淡而有味。他吃罷了之後。他的財產目錄上。多了一只



鉢頭了。從這一天起，老樂就正式做乞丐了。他白天討些飯吃吃，討些錢用用。晚上在彌陀寺的四金剛腳下睡覺。他這種乞丐生活，到現在已有七年了。他覺得自己的生活，倒比以前快樂得多。他到人家的後門口去討些冷飯，非常容易的。實在要比人家用職業的名義去尋一碗飯吃，來得省事。決計沒有討不到的。爲什麼呢？凡是用女僕或廚子炊飯的人家，他們每天燒飯，一定要比實際燒得多。譬如合家的食量，只消每天吃二升米。她們一定量了三升米去燒飯，飯當然吃不完。明天餘下來，他們就在後門口去施給乞丐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他們要替主人脩福。特地多燒了飯去分給乞丐麼？不對的。凡是主人買一担米，他們燒飯的人，可以到米店裏去拏一筆回扣。大約每担可以拏到八毛錢。假使每天吃二升米，叫了一擔米，要五十天吃完。拏了八毛錢回扣，要等五十天再去叫米。方



始可以再拏八毛錢。如果每天替他多燒一升米。本來燒二升的。燒了三升。這就快了。只消再過三十三天。就又可以拏八毛錢回扣了。這個方法。最爲妥當。倘使拏了主人的米去偷賣與鄰近的小戶人家。收入雖是很好。不過要負危險的。這麼多燒了飯。一點沒有刑事行爲。第二天可以施給告化子。有了這樣會打算的廚子女僕。告化界中。得益不淺。不必到外面一家一家去討。只消守候在後門口。便可以穩穩到手了。就使老樂。他這樣的人家有了十幾家。實在反有些來不及吃。往往去讓與同行的。有時還有相當的小菜。到了冬天。慈善的太太小姐們見了。還有衣服給他。也有時有給他一點兒錢。老樂吃飽了肚子。着煖了身體。要錢何用呢。他實在沒有用處。他把錢慢慢的積起來。早把關阿全那邊一筆債務還清了。彌陀寺的四金剛脚下。這七年工夫。早成了老樂的租界。連彌陀寺裏



當家的和尚也驅逐不出他。了他每天到人家後門口去討了些飯。有時討一家。有時討兩三家。只消够了一天的食量。他就不討了。回到金剛殿上去吃冷飯。吃飽了飯。便在簷下曝日。或是捉捉虱。或是唱唱歌。倦來就是一枕黃梁。真比什麼人都舒服。從前有了財產。反而不好。叔父嬸母。因為要吞沒他的財產。所以要虐待他。倘使他本來一貧如洗。那叔父嬸母。或者反能可憐他。也論不定啊。現在他好了。他的全財產。也不過一只鉢頭。一根竹杖。送給人也沒有人要的。并且他當初有了老婆。反因為老婆多病。非常的擔憂。差不多天天困守在愁城之中。現在老婆已死。孑然一身。毫無掛念。真是再快樂也沒有了。老樂常想世上無論何等樣人。心裏必定有心事。心事就是憂慮的出發點。憂慮就是短促壽命的出發點。世上最沒有心事的。要算我們乞丐了。隨地可以吃。到處便為家。心裏一點